

在有月光的晚上散步时,她说,要么我们辜负了月亮,要么月亮辜负了我们。现在我们还在平行的跑道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走着。

## 图书馆的艳遇

□刘剑波



FESTIVAL DES CONTINENTS  
Golden Golden  
19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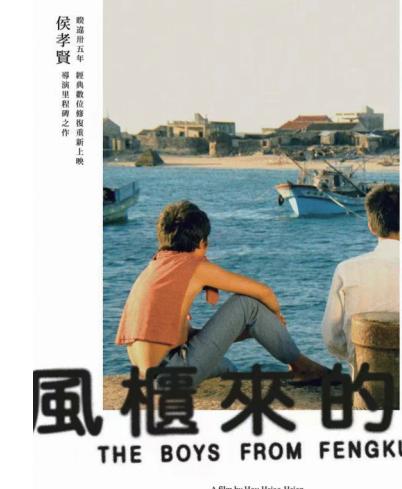
中,海子写道“碰碰鼻子和嘴——那友爱的地方/那秋风吹凉的地方/那片我曾经吻过的地方”,说明海子和B有了比较亲密的接触。但无论怎样,B终究离开了海子,让海子更加孤独,这也加剧了海子生命的悲剧走向。

但我并没有给我的“B”写诗,虽然后来我们通了很长时间的信,那些信最终被我焚毁了,埋在一棵香樟树下。正如海子在诗中所写的那样,我俩一见钟情,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约会,不会一起去电影院看《三十九级台阶》,她也不会在夜校下课后让我送她回家。送她回家是一件很浪漫的事,我们走到灯火通明的解放路的尽头,接着是一段隐秘的小路,两旁树影婆娑,寂静无人,这是绝妙的“碰碰鼻子和嘴”的机会,那“友爱的地方”就是让我们在这儿“践踏”的,但是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,这段隐秘的小路没有成为“我曾经吻过的地方”。我和“B”从未有过亲密的接触,但无论怎样,我的“B”一直没有离开我,直到现在。我一直想知道,是不是“亲密接触”才会导致最终“离开”?两者有因果关系吗?我们最初是在图书馆认识的,后来被见面的地点移到了体育场。体育场在县城仿佛是一座地标,几乎所有爱好运动的人都会奔向那儿。我们主要是沿着跑道散步,我占一个跑道,她占一个跑道,平行着往前走,从未有过交集。跑道有着深刻的象征性,后来我们的交往就是这样,平行,平行,平行,永远不会相交。这个体育场永远存在于我们生命中。她打动我,首先是她的柔弱,柔弱,它符合我对女人的审美观:柔弱的女人才是美的。柔,温柔,柔情似水。弱,羸弱,需要你呵护她,而呵护本身就充满美感。她穿着领口开得很低的秋衣,侧身坐着,左手托着微倾的脑袋,纤纤小指贴在唇边俏皮地弯

曲着。一副粗眼发网兜住半泻在颈背的浓密黑发,眼睛垂向一本摊在桌子上的书。重点还不在这儿,重点在她的身体构成的一幅象征性图景:她一半处于明亮的光线中,一半隐在晦暗的阴影里。我当时的感觉是,女孩一半置身于当下,另一半却陷在过去。她被无奈卡在中间了。我顷刻间想到了卡夫卡的小说。我们命定会在那儿(图书馆)相遇。原因很简单:我与她都喜欢阅读,我与她都热爱文学,所以我们命定会在图书馆相遇,当然也会在书店碰到,但命运把我们相遇的地点安排在了前者。所谓“命定”,就是说,我们不是在星期一碰到,就是在星期三碰到;我们不是在这个月碰到,就是在下个月碰到。当你被命运赶上时,你就在劫难逃。女孩并没有发现我,她的注意力完全被摊在面前的杂志吸引了。那是一本刚出版的《小说选刊》,几年后,这个女孩的一篇小说被这个刊物转载了。我记得,那期刊物的头条是残雪的作品。时隔多年,她发给我一张照片。她头发花白了,她坐在书桌前看一本书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那个女孩始终坐在那儿阅读。不同的是场景改变了:由图书馆改换了她的孤独的卧室。照片的边缘是一扇关着的门,它也有象征性——世间的门对她关上了。她只剩下了她,只剩下了她和她自己,还有,剩下了时间。还有无尽的思念和怀念。

在图书馆相识后的某一天,她邀我去她家听歌。她的闺房简直是一座小型图书馆,四周堆满了小山般的书籍,女孩每天都要像冬眠的动物,蛰伏在幽深的书谷里,听大师们喃喃不休。她刚买了一台燕舞牌收录机,她是否是受了一则广告的蛊惑才买的?那时,一个叫苗海忠的摩登青年整天抱着吉他在电视里迷乱地唱着“燕舞,燕舞,一曲歌来一片情”。当年燕舞集团花了

400多万在央视做了三年广告,在娱乐节目匮乏的年代,效果出奇地惊人。而苗海忠也因为这则广告成了超级巨星,被人们亲切称为“燕舞小子”。她坐在她的木板床上,我则坐在一张小竹椅上,新买的燕舞牌收录机搁在床头柜。我们听的歌是程琳的《风雨兼程》。听到从音箱飘出的最初音符,阿因微笑起来,露出山口百惠式的虎牙。后来我想,那首歌是不是也有象征性呢?她让我来听这歌,是不是有她的暗示呢?你看,我们都相处了半年,却还在原地踏步,我们要风雨兼程,要主动出击啊。事实上,也没有在原地踏步,也风雨兼程过,也主动出击过。1985年6月的一天,我收到一封她寄来的信。我很喜欢她的字迹,她是临过帖的,下过苦功,还拜过师父。她的字有苏东坡和黄庭坚的影子,但更有自己的风骨:看上去风轻云淡,却绵里藏刀,一笔一画都是用凿子凿出来的。她在信中说,“想不想还是打道回府了。但我还是感受到了你温暖的气息,我还闻到了小镇清新空气,以及夹杂在其中的海鲜味。原谅我的怯懦啊。”这封信令我很懊恼。她乘公交车来到小镇,却没有勇气到学校找我。她在街上的面馆吃了一碗素面,然后四处溜达了一圈,回到客栈歇息,翌日一早乘头班车返回。我一直以为,要是那天晚上她来见我,很可能事情会出现转机。同样,我去她那儿也只是聊读过的书,聊得最多的是麦克维尔,其次是《红楼梦》。她少女时代喜欢林黛玉,而人到中年时则喜欢薛宝钗。可能这也是她人生的写照。我们连手都没握过。在有月光的晚上散步时,她说,要么我们辜负了月亮,要么月亮辜负了我们。现在我们还在平行的跑道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走着。我们没有喜剧,也没有悲剧。我们只有“正剧”。也许“正剧”才是最好的。



风柜的孩子向往外面的世界,却在五光十色的都市里不知所措,他们遇到很多关于感情和生活上的迷茫与困惑,这是小镇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历程。

## 青春正是长长的风

□南西

有一天,在网上刷新闻,得知侯孝贤导演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。这也许意味着从此我们再也等不到侯导的新片了,想想真令人难过。

严格意义上来说,我还没有达到铁杆“侯粉”的程度。迄今为止,我并没有看完侯导的所有影片。默默数了数,大概看了二分之一,勉强算是一个初级粉丝。不过,看过的里面有好几部我都很喜欢,《在那河畔青草青》《冬冬的假期》《童年往事》《恋恋风尘》《悲情城市》《最好的时光》,好感率绝对属高。

侯孝贤擅长拍摄台湾小镇生活,乡土、淳朴,看的时候常常使我大吃一惊,明明是台湾影片,为何片中的场景、细节、人物我如此熟悉而感到无比亲切?侯导真的没来我的家乡采过风吗?为何我看他的影片时会不断回忆起自己的童年、少年和青年时光?

拍摄于1983年的《风柜来的人》也给我如此的感触。风柜,是台湾澎湖马公港边的一个地方。一群高中毕业的孩子,阿清、阿荣、郭仔,他们都没有考上大学,在等待征兵,整天无所事事,打桌球、偷偷溜进电影院看白戏、赌博、打群架、去海边疯跑……因为一次严重的打架事件,他们想离开风柜避一避,于是结伴去到阿荣姐姐所在的高雄。拎着简单的旅行包,兜里也没什么钱,就这样鲁莽地跑去了高雄。风柜来的孩子,看到高雄的大楼,兴奋不已,梦想自己以后发财了也能住进大楼。在阿荣姐姐的帮助下,他们暂时有了栖身之地,并找到一份厂里的工作。那时的孩子,宛如我们的青年时代,活得肆意奔放而无所畏惧。仿佛只要有一双手,什么都可以不用怕。他们常常结伴一起玩,去到别人家也不用提前打招呼,找工作也无须漂亮的简历,没有如今讲究的繁文缛节和各式各样约定俗成的规矩。所以,我在看《风柜来的人》时,无数次幻想起时光从此倒流,倒流回那个听着罗大佑《鹿港小镇》的青年时代。

在高雄,阿清和阿荣的世界观渐渐有了分歧,纯真的友情蒙上了一层隔膜。阿清情窦初开,暗恋上隔壁房间的小杏姑娘。小杏是真美,大大的眼睛,茂密的黑发。阿清不敢表白,她于他不啻一尊可望而不可及的女神。哪怕后来小杏与男友分手了,她的心田里也不会装下阿清。阿清不懂,所以自始至终,他只是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,把一份难以启齿的爱恋深埋心里。

《风柜来的人》可以说是一部小镇青年的史诗。这部电影,奠定了侯孝贤的导演风格,即用舒缓写意的长镜头来烘托人物含蓄的内心世界。风柜的孩子向往外面的世界,却在五光十色的都市里不知所措,他们遇到很多关于感情和生活上的迷茫与困惑,这是小镇青年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历程。

影片拍得清新而接地气,可以欣赏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乡村与城市的不同风貌。而听觉上的享受则来自维瓦尔第著名的《四季》。《四季》创作于1725年,分为“春”“夏”“秋”“冬”四个季节,每个季节各有三个乐章。其中“冬”的乐章贯穿了整部影片。孩子们在海边疯闹时音乐响起,像是在为青春四溢的友情而喝彩。在高雄,想念家乡的阿清正在给妈妈写信,一只死去的蜜蜂掉在信纸上,阿清用圆珠笔围着蜜蜂画了一圈又一圈,此时《四季》之“冬”又响起,浓浓的思乡之情就如那一圈一圈的波浪线,一切尽在无言中。父亲去世了,失落的阿清回想起童年父亲带他一起打蛇的情景,心痛不已。“冬”之乐章再度响起,让人对岁月的无情生出绵绵不绝的伤感,仿佛那叶落归根的冬树,徒留枝干对叶的深情。最温馨的一幕是阿清陪着小杏逛市场,带着一份羞涩,一份暗喜,欲诉还羞,此时的背景音乐里,涌动着青春无处安放却回味无穷的躁动。

关于这部电影的配乐,有一个传闻挺有趣。一开始,侯导请了李宗盛来配乐,李宗盛确实也写了一首名叫《风柜来的人》的歌:“从风里走来/就想不停脚步/如果欢笑可以骄傲/我们要它响亮/向风里走去/就不能停下脚步/如果年轻凝成泪水/很快就会吹干……”一把吉他,一把嘶哑的嗓音,唱出年轻人的倔强、无惧和一往无前的果敢。我很喜欢歌词里的这一句:“青春正是长长的风/来自无垠/去向无踪/握住生命/如同握住一只鸟/对着太阳掷去/缀成一道不经心的彩虹……”可惜的是,影片上映后票房很差,一周后就被下片了。这时,侯孝贤的好友,后来同样成为台湾导演扛把子的杨德昌,自告奋勇说帮电影重新配乐。只是再次配乐需要花费二十万,合伙人并不同意,不过高瞻远瞩的侯导欣然答应了,如今看来这实在是一个英明无比的决定。

重新配乐之后,《风柜来的人》一改颓势,走红了,并成为侯孝贤导演生涯的一大转折。回忆起当年的情景,侯孝贤不无感慨道:“杨德昌看了片子,告诉我想帮我重新配乐,用了古典音乐《四季》;《风柜来的人》飞扬起来。这是我电影音乐的初启蒙。延续到1995年拍《南国再见,南国》,我才领悟电影音乐与影像的关系是对应的,而不是从主的。”若干年后,一个山西小子深受《风柜来的人》的影响,走上了电影创作的道路,他就是贾樟柯。

没有饭局或其他户外活动的周末晚上,我会准时收看国家大剧院的线上音乐会。一场音乐会、一本好书、一部电影……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之外的喘息和充电方式。

有天晚上,我收听了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(I Musici)的一台演奏会。I Musici,在意大利语中意思是“音乐家们”,他们是史上录制第一张维瓦尔第《四季》唱片的室内乐团。是日,他们激情演绎了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,还有“探戈之父”皮亚佐拉的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》。收看的时候我想,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四季》是皮亚佐拉向维瓦尔第致敬的作品,《风柜来的人》是侯孝贤和杨德昌向维瓦尔第致敬的作品,不同艺术形式殊途同归共同聚焦到《四季》,《四季》的魅力何其美妙。



眺望 吴有涛摄

人情世故,我不是不懂,也许比世故惯了的人更加懂得。在没

有人交接的场合,我们总能自得其乐,而且非常快乐。

## 烟火里那些细微的快乐

□江徐

### 坐看苍台

张爱玲有一句话说得好:“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。”比如买菜,她觉得去菜场看看茄子油润的紫色、豌豆的新绿、辣椒的熟艳、肥皂泡似的面筋的金黄,也是人生一乐。这样一种生活态度,读来令人心有戚戚。

能够给人带来愉快的总是细微事物。买菜途中,目之所及——一茎颜色惊艳的水花生,一枚泛黄的白果,一片一意孤行的银杏叶,祖孙俩撑着蓝色雨伞蜗行在马路对面。高尔夫球一样的香橼垂在枝头。待到深秋,香橼就会变成金黄色。路边,一堆狗屎也能堆出金字塔的气势。一个穿黑色T恤的高大男孩捧着大纸箱从楼上下来,以一己之力堵住楼道口。同样穿黑色T恤的女孩从他背后露了出来,比他略瘦,但要比一般女孩子胖得多。立马将目光转开,盯着残疾或体形过分的人看,算是一种残忍。

腌菜摊前,她忙着剥咸瓜,一排排腌制品着实规模可观,区区一条黄瓜、一只大蒜头,就能搞出五花八门的名堂。酱香大蒜头,像一盘玛瑙,白腌大蒜,又形似白玉,让人想给予称赞。

蔬菜摊主是个中年男人,脸盘像发酵

失败的馒头,但足够白腻。有一次,挑来

拣去不知买什么。看看黄瓜,“这小黄瓜,怎么这么多水啊?”一想,没说出口。捏捏番茄,“这番茄怎么这么硬啊?”一想,也没说出口,最后问我:“今天没有苋菜?”他的回应很有意思:“这个东西吧,难得伺候,跟老太太似的,不加水,太干,加水吧,烂了。”之后就常去他那里买——不知他又会迸出一句怎样有意思的话来。

韭菜开花了。我问他:“都开花了,不老吗?”他告诉我,韭菜老不老,不是看花,是看根部,用手指掐掐看,破的一声,有水的,就不老。我试了下,果然。向他买剥好的毛豆籽,十块一斤。又问他没有剥的多少钱一斤。答曰,三块。又补上一句,挣的就是一个手工费,“都不想剥,我也不想剥,但又必须剥,指甲都剥疼了。”他边说边将指甲伸过来展示。“你也可以不剥,你不剥,我们自然会卖带壳的啊!”我说。“哪有!有些人他宁可不吃也不剥。”我在心里接了一句——正是在下!“我不剥,就卖不出去,因为别人都在剥,你知道吧。索性大家统一了,谁也不剥,谁剥罚谁钱!”说到最后,几乎慨然起来。他又告诉我,之前在浙江嘉善贩卖蔬菜,那里的环境是这样的:摊主说七块就是七块,塑料袋甚至都要收钱,哪像这里,四舍五入之外还得送葱!很想站在他的立场一起义愤填膺一下,但……也只能在心里感慨:可劲走别人的路,把路越走越窄,最终大家都越走越艰难吧。

从菜场出来,下雨了,秋雨绵绵。外卖小哥笑侃小区门卫:“站好,小心扣你工钱!”说完,发动电瓶车扬长而去。他大概觉得自己是自由的,不用当木头人,却忘了自己在风里来雨里去。

我没法跟他、跟任何人聊聊夜雨剪春